

肥

園

書

札

吾師葉吏部論學書札十篇附錄二篇大旨以黜異學扶孔氏爲己任書中皆爲攻康梁而作事在康梁未敗以前一時學者推吾師先見之明而不知紫色蛙聲天固有以奪其魄也吾師平日治學本不主持門戶並世經師亦頗推重東塾惟不喜其調停漢宋之說故間與諸子論學別白其是非世儒不知以爲有薄視東塾之見非吾師意也書中有致羅敬則先生兩書卽爲辨明斯事而作此外各書于近儒學術分合異同康梁始終本末言之鑿鑿使讀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蓋與朱蓉生侍御各書一原其始一要其終而同爲有功名教之作也原書吾師刻入明辨錄平江蘇氏又刻入翼教叢編亦有兩書未刻者因並重

刊之以貽同學諸子異日禮堂志記蓋卽以是書爲嚆矢云戊戌仲冬湘潭劉肇隅識

郎園論學書札

與邵陽石醉六書

自吾弟起程後踵寄一函計已存覽矣時務學堂梁卓如主張公羊之學以佐其改制之謬論三尺童子無不惑之昔余嘗從事二傳之學出入門戶頗能別其是非左氏與孔子同時自異於傳聞之失

孔左同時最爲近時言公羊學者所忌余別有說證實之

公羊注家援引讖緯以爲西狩獲麟卽赤帝代周之兆此爲其學者知其不敵左氏故假託漢制挾天子以令諸侯何休之徒又從而附益之班固所謂利祿之路然也左氏晚出立學又遲而西京之傳不絕如縷苟非卓然有以自立其不爲公羊所奪者幾希矣譬如今日功令以四書文

取士而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或治經或治史窮年累月置
干祿之事而不顧安得不謂之志士漢時功令最重公羊
當時公卿大夫以此起家者不可勝數而張禹賈誼諸人
迺勤懇而好左氏舍篇幅短小之書以尋繹至繁且曠之
文義其于二家長短亦旣折衷一是已終漢之世許鄭通
儒皆尊左氏鄭氏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試
起千秋學人于九原信禮乎抑信讖乎鄭君見何休公羊
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於是作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
休乃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使何氏之
書義例果能顛撲不破其戈何至爲人所操其室何至爲
人所據今兩家之書殘缺無幾就輯存者推之是非黑白

尙可立辨非匿子疑獄也漢董仲舒治公羊推災異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至下仲舒獄幾死又眭孟稱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至欲漢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霍光惡其祆言惑衆大逆不道以誅死學如江都其弟子愚昧如此今之詆劉歆爲國師者獨不思公羊家固有此一類人耶況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改制之聖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人尙篤實信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吾弟試取左氏公羊比例而互證之則異時發憤著書無難持平而得信讞余向來治學不專守一師之言教人亦不偏執一己之說惟於二傳之義

因其關繫于近日之利害者鉅故有不能已于言者豈專已守殘而好爲是辨難哉大抵公羊之學便於空疏沈文起所謂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者兩漢公羊大師均不能出此評論近世所謂微言大義之說者亦正坐蹈斯病家無藏書而欲使海內學人同安於固陋生已盜名而欲使天下後世共趨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聰穎之士旣喜其說之新奇尤喜其學之簡易以至舉國若狂不可收拾蟻孔潰河湫穴傾山能毋懼歟蓋嘗論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有康熙之純樸而後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畢阮諸人之實事求是而後有魏龔諸人之嗜奇爭勝有東塾之平實而後有新學之猖狂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

而後有今日時務報文之藩籬潰裂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何論文字之粗迹乎夫不通古今不得謂之士不識時務不得謂之俊傑班固欲人通萬方之略馬遷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二者當互觀其通各救其失今之視西藝若仇讎者一孔之儒也藉時務爲干進者猥鄙之士也深閉固拒問以環海各國之政教茫然不知謂何所謂不通萬方之略者也襲高郵王氏之頽波理倉山主人之舊業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吾弟具有通識年來習聞諸名流之議論于學之有益于己者當博觀而約取之于學之有用于世者當兼收而並蓄之用夏變夷則必入穴以探虎援儒入墨則將買櫝以還珠公羊之學以之

治經尙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是更啟人悖逆之萌昔桓
譚有言公羊依經立傳彌失其本事說經而至失其本事
七十子之大義固如此乎離去本事又數萬里今之學果
古之學乎其書空言改制有害于道其學謬于聖人不切
于用余非如沈文起之肆口憤爭而實見其學之不能自
立故據理以斥之也若以孟子爲公羊羽翼其說更泛濫
無宗戰國之世荀孟並稱荀之爲人有儒行其書亦樸致
深微在諸子之上孟子識力甚高而立言不無偏激荀子
以性惡一語召後儒之譏彈孟子一生師尊仲尼遂代聖
統不知性有善有惡猶天有災有祥儒者立論正人心昭
法戒諱言性惡之旨同于鄙斥符瑞之旨此聖賢之微意

也孟子之書北宋諸賢猶疑之刺之迨理學之幟張而道
統之傳立孟子以距楊墨有功宋儒自任爲闢異端其尊
孟子非尊孟子也而荀子乃以李斯滅學之故爲蘇氏所
詆譏烏乎冤矣天下事果如蘇氏之論則冉求附益季氏
亦將苟斷孔子之教不善有是理乎此知人所以貴乎論
世也

此書作于丁酉十一月中爲斯事辨難之始故存之石
生天姿絕高文尤奇偉從余游數年經史百家之學皆
能發抒心得是歲同人推爲學堂首選余懼其爲所鼓
煽習于無父無君之議因作書誠約之抑洪水驅猛獸
士夫固有責也

士失國自待

陸子無父無君之痛因我舊無師之痛知水雖歸海
而無心終不歸人計欲學堂首領余斷其流源越
其源而歸於大決皆歸於余若釋手解史百家之學皆
此書乎年十四十一日中書假撫轉錄之故姑存之耳
也

張子無父無君之痛不勝其苦乎此以人視以貴乎論
其苦而不知其苦矣天下事果難於為之能明其來則益其力
而子非其苦也子思而南子以子思而南子之姑亂其力而
子之思而南子以子思而南子之姑亂其力而子之思而南子
以子思而南子之姑亂其力而子之思而南子之姑亂其力而

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前日過訪見几案間有康有爲孔子改制攷兩弟必檢讀一過其中可行不可行世固有知者余有恆言公羊改制且不能行於漢何論今日若輩一闢之市真可憫笑者也康有爲平日慨然以孔教自任其門下士持論至欲仿禮拜堂儀注拜孔子廟此等猥鄙之事楚鬼越禩則有之豈可施之于大成至聖之前乎且中人孩提入塾無不設一孔子位朝夕禮揖至于成人但求不悖於人倫以對越孔子在天之靈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雖不祀孔子孔子亦豈汝咎若以施之於鄉愚則孔廟不能投杯筴而鄉愚不顧也若以施之於婦人女子則孔廟不能求子息而婦

女不顧也夫中國淫祀多矣其所以若存若亡者以禁例森嚴不敢爲惑世誣民之事耳西人一天主一耶蘇教會之名至盈千萬此其結會相仇兵連禍續西人未嘗不痛恨之康有爲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僞經攷欲攪亂朝政而又作改制攷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乘此國家多事之時使其徒黨四出遍謀天下膏腴之館而據之朝傳一電報曰康有爲賞五品卿銜遊歷各國主持弭兵會夕傳一電報曰湘撫陳寶箴入軍機黃遵憲督辦鐵路大臣招搖撞騙彰彰在人耳目其前電至時務學堂也同年友汪誦年編修爲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謠耳不足信數日往詢其弟子梁啟超則言之忸怩梁

固篤信康教終身不欲背其師而亦不能爲其師諱其平
日困躋名場故詆時文尤力通籍後朝攷卷不列高等者
卷爲李約農侍郎籤摘同閱卷者或爲請託李持不可後
康有爲刻朝攷卷以辱李李則舉其在都鑽營張蔭桓之
事遍告于人此湘粵京朝官所共知者其初至都門也余
友吳雁舟太守時官編修爲之延譽蓋吳喜禪宗康有爲
與之機牙相合旋其新學僞經攷奉 旨禁燬吳猶爲
之太息異學之惑人如此余與吳文字之好甚深屢得聞
其持議中原士大夫不求實際厭常喜新積五六年遂成
今日之變局虎兕出柙誰之咎與當此舉國瞋眦之時兩
弟尤宜立定腳根自占于不敗之地從古以巧成者必以

巧敗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此二語最爲流俗所
稱道亦足以發人深省者也天姿高明之人無書不可讀
張子逃墨歸儒遂爲千古佳話若守一書而卽爲所迷惑
聽兩議而又爲之調停其人必進退無據非獨不能爲君
子亦且不能爲小人如余邑易生者始則爲合種通教之
說以迎合長官後作湘學報又謂西教與西政無涉以蓋
前愆可謂無恥之甚再歷三四年風氣又變渠欲圖一館
局安身而不可得矣梁啟超持論痛詆時文比于女子纏
足之害而又潛往會試此真無可解于人口者聞其都中
告人謂父命之往夫父命之會試父命之作時文也不知
其父有是命而痛詆之是謂大愚知其父有是命而故痛

詆之是謂不孝聞康有爲之應試也則曰奉母命師弟沆
瀣一氣絕世奇談以至不肖之時文加之其父母而已乃
居清高之名吾知其平日之申民權爲無君而不知其今
日之應試爲有父也康有爲之公車上書詆西人以耶穌
紀年爲無正統而其徒衆又欲廢大清統號以孔子紀
年無論其言之不相顧也卽言與言亦不相顧何其謬
也超回邁賜之名遍于吳楚公羊孟子之教橫于湖湘蒙
馬以虎皮沐猴而冠帶中無所有徒竊其聲音笑貌以鼓
煽三尺之童子而乃夸大其辭曰異日出任時艱皆學堂
十六齡之子顏之厚矣得非喪心之尤乎且夫西人之勝
我者輪船也鎗礮也製造也非回也賜也公羊也孟子也